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a sea with several sailboats. The water is rendered with thick,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blue, green, and yellow, suggesting movement and light. In the upper left, a large sailboat with a white sail and red hull is prominent. Other smaller sailboats are visible in the distance.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J.M.W. Turner or similar 19th-century maritime painters.

诺贝尔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逆河而上

(英) 鲁迪亚德·吉卜林 著
马永波 张云海 译

Rudyard Kipling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诺贝尔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逆河而上

(英) 鲁迪亚德·吉卜林 著

马永波 张云海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河而上 / (英) 鲁迪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著; 马永波, 张云海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诺贝尔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633-0

I. ①逆… II. ①鲁… ②马… ③张… III. ①散文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5881 号

书 名 逆河而上

著 者	(英) 鲁迪亚德·吉卜林
译 者	马永波 张云海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633-0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旅行书简——从潮汐到潮汐(1892)

看见了莫纳诺克山	003
穿越大陆	011
东方的边缘	021
我们在海外的同胞	029
地震	036
一些图画	043
勇敢的船长	049
一面之辞	056
几篇冬日笔记	064

旅行书简——给家人的书信(1907)

通向魁北克之路	077
回到家乡的人们	084
城市与空间	090
报纸和民主	098
劳动力	106
幸运的城镇	114
山峦和太平洋	123
结论	132

旅行书简——魔术师的埃及(1913)

海上旅行	141
回到东方	148
古老尼罗河上的一条毒蛇	155
逆河而上	162
死去的帝王们	171
沙漠的面貌	179
帝国之谜	185

演讲与随笔

关于旅行的几个话题	195
文学	209
艺术的主张	213
生活的价值	216
成长与责任	219
文学创作的缺陷	222
政府的仪式	225
公正的裁决	229
阅读的用处	232

旅行书简——从潮汐到潮汐(1892)

看见了莫纳诺克山

穿过大西洋灰色阴郁的天气，我们的航船到达了美国，陡然沐浴在冬天的阳光中，眼睛因不适应而眨动。纽约人毫不谦虚地说：“这不算是我们典型的好天气。等到某某时候到本城的某某地方看看！”我们满足地，甚至不仅仅满足地，在明亮的街道间漫游，心中却有点纳闷，为什么最好的光线却浪费在世界上最糟的人行道上。我们绕着麦迪逊广场转了一圈又一圈，因为那里到处都是衣着漂亮的孩子在玩啦啦歌游戏；或者恭敬地注视宽肩狮鼻的爱尔兰裔警察。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是阳光，慷慨而丰沛，一天持续九个小时，把周围的景物映照得轮廓清晰，涂抹得色彩斑斓。任何宣称这里的气候闷热，似“亚热带”的人，都令人难以置信。这不，有人跟我们说，“要想看到什么叫气候，往北走，去新英格兰地区。”于是，在一个明媚的下午，纽约被甩到了身后，连同它的喧嚣和喋喋不休，它的复杂的气味，它过热的房间，以及它精力过于充沛的居民，火车奔向白雪披盖的北方。好像车轮只转动了一下，白雪就席卷而来，埋葬了冬天死亡的野草，把枯瘦树影之下冻结的池塘变成一池一池的墨水。

天光转暗之时，一个满是木制房屋的、白色覆盖的呆板小镇，从车窗前滑过。火车的灯光落到一个正要转过街角的雪橇上，赶雪橇的人裹在毛皮衣服里，只露出鼻子。我们都很熟悉图片上雪橇的样子，而实际生活中，它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交通工具！但对此最好不要过分好奇，因为，同样一个对穿着短裙、赤裸膝盖、挂着皮袋的苏格兰

士兵充满讶异的美国人，会笑话你对“仅仅一个工具”的好奇心。

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当然，如果没有一批高贵的跟车工、乘务员、卧铺车乘务员、黑人搬运工和报童，伟大的美国就会无所适从——在吸烟室伸展着四肢，讲些令人愉快的故事——例如雪一路覆盖到蒙特利尔；四个发动机，加上铲雪车在前，拉着车厢在三十英尺深的积雪中绝望地挣扎行走；以及在温度计指向冰点以下三十度的时候，走过货车顶部去刹车的乐趣。“杀个人都比给运货列车踩刹车容易多了。”跟车工说。

零下三十度！难以想象，直到你夜半置身其中。第一个震荡来自清冽、静止的空气，你感觉就像一下子跃入大海之中。坐在羊毛布上的海象是我们的主人，他把我们绑裹进山羊皮大衣，棉帽及耳，水牛皮外罩和毯子，然后是更多的水牛皮外罩，直到我们也看上去像海象，移动时像海象一样优雅。夜晚像新磨的剑一样锋利。呼吸凝结在衣领。鼻子木然无感觉，眼睛苦泪盈盈，因为马匹急着赶回家，而在零下的温度旋风般急行会刺激泪腺。雪橇铃铛叮叮当当，雪窒息了马蹄的声响，只有马儿滑行在不均匀的死一样静寂的雪野时偶尔发出的几声鼻息，我们就像行驶在梦境一般。康涅狄格河还保持着它的航向，在密实的冰层中形成一条黑魑魑的通道。我们可以听到水流在小冰山周围撕咬。除此之外，月亮之下全是雪——雪积累到石墙的高度，有时在它顶部卷起凝结的白银形状；雪在路两边筑起高岸，或重压在林中的松树和铁杉上，比较而言，林子里似乎温暖得如同温室。美得难以言传，大自然大胆的带有日本画风格的黑白素描，根本不顾及透视关系，并且月亮时不时地用那跳动不安的画笔更改着这里，变动着那里。

早晨，画面的另一面在阳光下露出色彩。从没见过一朵云停栖在白色地平线上，像一块青玉落在白色天鹅绒上。纯白色的山包，点

缀着毛茸茸的林子，从平展展的白色田野挺起，阳光放纵地挥洒在它们上面，刺得眼睛生疼。向阳的山坡上，这里那里，白天的温暖——几乎华氏四十度——和夜里的寒冷共同作用，弄出一些光秃秃闪亮的硬壳。但大多是松软的粉状物，成千上万的晶体捕捉辉映着阳光，又把光成倍数地增加放大。穿过这一富丽堂皇的画面，满不在乎地，一辆由两匹毛发蓬乱的红牛拉的木制雪橇（木头没有去皮，雪粒在上面闪着宝石的光芒），大摇大摆地沿路而来，笼罩在一团呼吸形成的灰白云团之中。在这里，如果把载人雪橇和载重雪橇混为一谈，说明你没有经验。我仍然认为，想要用所谓科学的扭动尾巴的方法赶牛没有价值。赶雪橇的人戴着红手套，皮质长靴及膝，好像银灰色浣熊皮的大衣披在身上，走在雪橇旁，嘴里喊着：“吁——吗！”像极了美国故事中描述的样子。他的口音让人明白了许多与方言有关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口音顶多是一种折磨。当我听到了长长的、不慌不忙的佛蒙特口音后，我产生了一点疑惑，我疑惑的不是新英格兰的故事应该用他们所谓的英语印制出来，而是它们不应该出现瑞典语和俄语版本。我们的字母表太有限了。法律上，这片默默无闻的地区归属于美国，但是，它的新英格兰故事和写故事的女士们却在全世界闻名。你只要看到雪中刷得粉白的木屋，简朴的校舍，以及人们——农场上的男人，和同样辛苦工作因此缺少生活乐趣的女人——就马上能体会到这一点。还有其它的房屋也让你产生同样的感受，这些房屋精心粉刷，屋顶古雅，要么属于某法官，要么属于某律师，或银行家——一个坐落于铁路边的六万人的城市的全部权力都集中于此。从当地报纸的公告栏里，你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氛围。那些发布不同教派举办的“鸡肉晚餐”和“教会社交”的公告，与亲切友好的引人兴趣的文字挤在一起，显示出乡村生活（没有相互残杀）那骇人的亲密。

那些居住在老房子的老派守旧的人，生于斯，长于斯，不会为任何理由居住于本镇之外。只有来自南边波士顿的疯傻的男女们，才在离主干道（只有四百码长，本镇生活的中心）二三英里的旷野筑室而居。对于那些陌生人，尤其是那些不在“大街上”，即镇上购买日常用品的人，本镇几乎不跟他们打交道。但镇上的人却对他们的生活，乃至隐私，了如指掌。他们的衣饰，牲口，观点，他们孩子的举止，他们对仆人的态度，以及一切可以想象的事情，都在主大街上传播，消化，谈论，再谈论。佛蒙特的智慧，因不能总是微妙地抓住别人生活中的难题，有时候也犯可怜的错误，而本镇却由道听途说来决定它的思维定势。因此，你将看到，世界上特定大小的镇与镇，村与村之间，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农夫谈的是他们的农场——购置，银行按揭，销售，地权，地界，及马路税。最后一次我听到这样的谈话是在新西兰野马平原的边缘，在离最近的邻居二十英里的地方，一对农场夫妇坐到夜半，讨论美国佛蒙特主大街的同行们关心的同样的事情。

有个人在这一带做了很多工。他是个农场能手，在离铁路十五至二十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长大。他很勇敢地漫游到这里。镇上主干道的繁忙和骚动，电灯的耀眼光芒，五层楼的商业区域，让他感到压抑和恐惧。他找到了一个远离这些让人精神错乱的便利和享受的农场工作，他说，“纽约有人给我一份面包房的工作，月薪二十五美金。但是，你别想把我弄到纽约。我已经看到纽约是个什么样子，不是吗？把我吓坏了。”他的擅长是拖拉干草，喂养牲口。冬天的农场并不意味着悠闲，像书中写的那样。一个小时就是六十分钟的工作。好像牲口永远都需要吃和房子住。小马驹要拉出去饮水，必要的话，破冰才能做到。刚刚做完为夏季储存冰块的工作，又开始了往家里拉运生火用的木材的劳作。新英格兰地区依赖林木作燃料。树在秋天叶子凋落之前打上标记，过一段时间伐倒，然后截成四英尺的木

桩，一旦雪适合雪橇行驶，就拉到储存燃料的屋子。然后，才可能照料农场的活计，一个农场，就像一个拱门，从来没有休息。稍后，生产枫树糖浆的季节到了。高大的枫树接上了管子，引出了浆液，浆液流入绕在树周围的模样滑稽的小桶里（这一不成比例的想法可能来自用套管挤牛奶），糖浆又倒入大锅。之后（这是“熬树浆聚会”的时候）你把滚烫的糖浆倾入满是新鲜白雪的锡罐，让它凝固变硬，男孩和女孩在旁边假装帮忙，弄得自己黏糊糊的，然后，一起做爱。甚至有专利的糖浆蒸发器的介绍也不会终止他们的调情与交合。

这里可以与之做爱的男人很稀少；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有自己的工厂，而且工厂位于情人安息日步行的范围，情况就不同了。而这里的强壮男人都走了——到遥远的西部去追寻财富运气，妇女则留下——妇女总是必须留下。孩子离开后，老人和妇女就得努力打理农场的事情，得不到一点帮助。生活就是劳作和千篇一律。有时候，某些女子会因这种生活神经失常，以至于当地人口统计报告上会留下一笔。我们经常希望她们死了。在有些重体力劳动不是很繁重的村子，妇女们形成文学社团和小圈子，寻找安慰和寄托，因此用她们特有的方式积累了一些智慧。她们的方式并不总是可爱的。她们渴望这样的事实和知识——她们跟上了文化时尚和形势，在某个时候她们读了一本应该读的德语书或意大利语书，或者以适当的方式读了适当的书。无论如何，有事情做使她们像是在做些事情。据说，新英格兰的故事难解而狭隘。哪怕对这里铁板一块的生活的远远一瞥，也证明那些作者是正确的。你可以用一千种方法切开一个坚果，仅仅是因为坚果外壳太坚硬。

在去往绿色山脉二三十英里的路上，散落着一些悲惨故事的结尾章节——几十个被遗弃的农场。土壤贫瘠，如果有人工作，尚可以撑持，现在被遗弃在山坡上。农场往外，是荒芜的树林，熊和鹿仍然

能在这里不受打扰地生活。甚至河狸都忘了自己是狩猎的对象，在这里筑起了小屋。这些事情出自一个男人之口，他爱这片树林完全是因为林子本身的缘故，而不是因为这里可以狩猎。这是一个安静的、说话缓慢的西部人。他穿着雪鞋在积雪中跋涉，当我向他借用鞋具并试着行走时，他勉强抑制笑出声来。这个巨大的像捆绑了牛皮的草地网球棒的东西，实在难以调动。如果你忘了保持高高的跟部贴地，并在雪地上拖曳着走，你就会四脚朝天，像一个落入深水的人，救生带绑在脚踝上。当你失去平衡，不要想去恢复，只有往尽可能大的空地倒下，半跪半坐。当你掌握了技巧，可以灵敏地交替滑动两只脚，就是说，划桨一样在十英尺深的积雪上滑行，并体会到在掩埋的篱笆旁边抄近路的刺激，就值得让脚踝痛苦一番。这个西部人给我解释了一些雪地上的行踪——狐狸（这里到处是狐狸，人们用枪打它们，因为骑马是不可能的）留下什么样的踪迹，迂回曲折像个小偷；狗没有任何可以羞耻的，所以张开四腿往前冲；浣熊和松鼠在冬天进入冬眠；鹿群越过加拿大边界南下，踩踏出一条深深的通道，在这里，好奇的人们拿着照相机等候在它们的必经之地。有时一只鹿跌跌撞撞陷入雪中，这些人就抓住它的尾巴，使他们能更好地捕捉鹿惊慌的样子。他还告诉我，新英格兰人的举止和习俗以及他们如何在西部沿着新铁路线繁荣进化，那里的公司为同一目的相互竞争达到几乎和内战近似的程度；不远有一个叫卡勒多尼亚的地方，住着苏格兰人，他们与新英格兰人做交易时，会做些让步。但这些生在美国的苏格兰人，仍然用他们这个节俭民族的方式命名他们的村镇。这些故事新鲜而趣味盎然，就像这双嘎吱作响的雪鞋和山野令人晕眩的寂静一样。

在最远的山脊那边，松树变成淡蓝色，像薄雾，一座孤独的山峰——一个真正的大山而不是丘陵——像一个巨大的拇指指向

天空。

“那就是莫纳诺克，”西部人说，“所有的山峦都有个印第安人的名字，你出镇时就在右边见过一个，叫万塔斯提奎特。”

你明白一个词穿越许多年头，和许多不相干的事物产生关系，最后会发生什么。在风格和诗歌让我感兴趣之前，我已在拙劣的模仿爱默生风格的文字中见过莫纳诺克山。我之所以记住它是因为它的韵脚：

以莫纳诺克的顶峰

冠绝时代，

我伸展翅膀

由东及西

后来，就像美索不达米亚激发起我们探寻的兴趣一样，同一个词，引我走向并通读爱默生，最终登上他诗中描述的山峰——这一智慧的老巨人“忙着他和天空的事情”，他让我们理智清醒，从尘世的琐事中解脱出来，只要我们相信他。所以，莫纳诺克意味着帮助，治疗，和充满寂静，当我看到他逶迤连绵半个新罕布什尔州的时候，他没让我失望。在那绝对宁静之中，一根铁杉树枝因雪的压迫，轻轻地，疲惫地叹息一声，向下弯下了一两尺。雪滑落了，这个小树枝点着头，弹回它的同胞之中。

为荣耀莫纳诺克，我们堆了一个释迦牟尼像，这个塑像太矮胖，两边也不均衡，但却有一个威严而静穆的腰部。他面对大山，和一些从路上过来的坐在木制雪橇上的人们，他们也面对着他。佛蒙特农民关于一个大肚皮神祇的惊异观点值得一听。他们并不为他的人种烦恼，因为他通体皆白。“但至少圆肚皮在这里可不合时宜。”他们

说，偶尔带出一点咒骂。

第二天，一场暴风雪淹没了生活中所有的闲散和琐碎，打着旋的蓝色雪雾填满了山谷，压弯了枝头，你低头回避，但粉状的雪霰依然洒满全身。雪橇的轨迹被涂抹得干干净净。如果听之任之，自然母亲相当地整洁。她把每个锐角弄得浑圆，把陡坡填平，把白色的床单收拢，直到没有一点皱褶，连不愿睡觉的云杉和铁杉都不例外。

“现在，”西部人说，我们正赶着雪橇去火车站，唉，是的，又要去纽约，“我的雪橇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但是，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之后，等到雪融化了，它们又会出现，显示我到过什么地方。”

有趣的想法，是吧？想象一宗发生在荒凉林中的谋杀案。暴风雪掩盖了谋杀者的行踪，然而，一个星期后，不忠的雪线撤退了，一步一步暴露出这个该隐的踪迹——他的六英寸深的雪靴脚印——一步一步一个暗色圆形。

如果值得，关于铁路边的这个古怪小镇，有太多的要写。对外界来说，它的生活平稳地行进，就像双人座的四匹马拉雪橇。但是内部，仇恨、烦恼、妒忌，搅扰折磨着除神灵之外所有人的心。——最好还是记住莫纳诺克的教训和爱默生的话，“宙斯讨厌忙忙碌碌的人和干得太多的人。”

大街上传过来一个拉长的鼻音——一个农夫正在商店对面解开马缰绳，他站在那里，手中握着缰绳，对他的邻居也是整个世界发表他的意见——“安德森一家哪懂得什么礼节规矩！”

穿越大陆

很难回避一个大城市。整个大陆在等待我们穿越，因此，我们逗留在纽约，直到它就像家一样，离开它就是错误。此外，越是研究它，它越是古怪地变得糟糕。糟糕的人行道，糟糕的街道，糟糕的警察，如果不是海潮的帮忙，它的卫生设施的布局就更糟糕了。还没有人恰当地描述过纽约的管理，就是说，把它看成是肮脏的原始野蛮和粗心大意的豪奢结出的无能之果。好像不大可能有人去这样做，因为任何关于这些又长又窄的猪食槽一样街道的反思，都会被解释成对伟大美国人民精神和尊严的恶意攻击，导致愤怒的比较。然而，即使所有伦敦的街道变得崎岖不平，所有伦敦的街灯都破旧失修，也并不能排除纽约和桑给巴尔海滩及祖鲁人牛栏的近似。冲沟，洞口，圆石歪歪扭扭，路边石高出板岩路面二到六英寸；电车轨道高出路面二至三英寸；建筑材料散落半条街道；石灰，砾石，烟灰桶到处都是；交叉路口运货马车和有篷马车争道；砍削的电线杆没有刷漆；歪歪扭扭的变形的街灯柱；最后，大量抛弃的脏物和混合的臭气，以至于冬天的风也不能把它们驱散——让人感觉相当远离“民主精神”或“伟大而兴盛国家的未来”。在任何其它地方，这都会被认为是邋遢、污秽和无能。在这里却不止一次被解释成是城市高速成长以及市民们令人羡慕的不拘小节所致。我们被告知，未来的某一天，一切都将得到控制和整顿。城市缺德的统治者将被旋风或龙卷风，或大众的愤怒咆哮卷走，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选出正确的官员，目前不适当地付给

扫大街的外国人的优厚薪水将归于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而同时，过去三十，四十，也许五十年，历届州长培植于子民身上的根深蒂固的无法无天，对公共责任的轻浮态度，公共道德标准的时而坚韧，时而柔软，漫不经心的对人命的无视——这些滋生于无效的法律和对过多事故与犯罪的熟视无睹的恶习——都将神奇地自动消失。如果连控制最自由的民众的因果法则都失效了，其它的法律会有多么糟糕。美国制造自己的法规。站在美国身后的是本世纪最血腥的战争的鬼魂。这场战争发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土上，导因于长期对无法律状况的因循妥协，无视事情在走下坡，懒惰，对一切的盲目的漠视——除了每时每刻的物质需要——直到不可挽回，黑云压城，这时人们才说“这是一个不能预料的危机”，并以上帝的名义自相残杀达四年之久。

在一个异教的国家，三件事情被认为是社会的柱石——适当的关心人命的体面政府，司法（包括刑法和民法），以及良好的道路。而纽约这个基督教城市很轻视第一个——它的报纸、言语和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第二个，他们无耻地明码标价地买卖；而且，明显地，他们很满足于没有第三个。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从进入城中的外地人口中讨取赞美之词，只是赞美——厚厚的、丰富的、奴性的赞美。如果这个陌生人保持沉默，他们就自己制造出颂词，并要对方的口说出来，因此，他们对待自己的城市——他们宣称要荣耀的土地——就像一个庸医对待自己的药丸。他们不知道，由于不真实和恶言谩骂，最终受伤害的是他们自己。

我们不能把城市全部的恶怪罪到控制这个城市的、多数出身于本土之外的绅士们头上。他们只不过发现了一批能为之所用的民众——这群人无法无天，对违法之事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能从中获利，而且，在悠闲的时光，他们还会有滋有味地品味一件巧妙的诈